



清道光、咸丰年间，鸦片战争过后，清王朝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不复有往日的光荣。这个畸形帝国病入膏肓的状况，正如道光、咸丰老少皇帝孱弱的身子骨一般——这是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的英雄都梦寐的黎明时分。然而，由于高度中央集权的清廷以高压政策维持了长达百年的统治，“多少英雄汉，困死在高床”，19世纪的天下乱局，并没有出现一个李世民或是朱元璋式的英雄，在西方侵入的背景下，一个变形而混乱的中国社会，只发生了一场虽规模空前却终不免失败的农民暴动。这一次，前来领导中国农民的人，不是明王弥勒佛转世，不是太上李老君的后人，而是个叫洪秀全的不第塾师，其自称是一个叫耶和华的洋人生的“二胎”，这使得那些纯正的基督教徒为他强加给上帝的超生抓狂不已。

在洪秀全创立反封建的宗教组织——拜上帝教之前，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是异常局促而尴尬的。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传教士如同他们在美洲等地所干的勾当一样，手捧圣经，胸挂十字架，道貌岸然地跟在一身汗臭的大胡子粗鲁水手后面踏上中国领土。尽管基督教传教士一再对中国群众宣讲仁爱平等，但多数中国群众总觉得洋教士居心叵测：一边用大炮和鸦片侵略一个国家，一边对该国国民宣讲仁爱平等，洋教士可能真的太低估中国人的智商了。中国人虽然在清朝的高压政治下显得有些麻木，但也仅是麻木，并不是愚蠢；或者说，正因为中国人见过太多的残忍和欺诈的手段，才变得沉默了。在数千年欺诈与反欺诈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民，轻易地看穿了基督教教士的虚伪本质。直到洪秀全的出现，上帝耶和华才在中国享受了一点香火——如果神甫们也烧香的话。

洪秀全原名洪火秀，又叫洪仁坤，广东花县人，出生于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日）。关于洪秀全的出身，一些老专家考据说，洪家是赤贫的农民，又说洪秀全满腹经纶，是文学大师，这大概是中国比较主流的提法。笔者则认为洪秀全应该是一个家道殷实的自耕农子弟，受过一些普及性教育。据洪仁玕自述，早年的洪秀全除了偶尔会神经错乱，说一些神神鬼鬼的“天话”外，并没有出奇的表现。洪秀全和当时乡村的大多数读书人一样，



并非洪秀全 太平天国缔造者

【西风欺客梦】

一面做塾师补贴家用，一面参加科举，希望入仕清廷。

洪秀全考了很多次科举，但连秀才都没有考上。我们阅读洪秀全留下的书稿后，基本可以肯定广州府的主考官是有眼光的，也是公正的。问题比较恶劣的是，广州府的学政官员实在太有恶作剧精神，洪秀全县考（初试）时每试必高列十名内，但到院考（复试）时却无一例外地落选。如此大起大落的戏弄，洪秀全难免会精神错乱。

道光十六年（1836年），洪秀全在广州应试时得到一本《劝世良言》。《劝世良言》是一个叫梁发的华人基督徒写的普及性的小册子，全书分九篇，集中讲述了伊甸园的传说，诺亚方舟的故事，还翻译了《马太福音》和《启示录》中的一些佳句，比如著名的耶稣山顶宝训。洪秀全在回忆中提到他拿到小册子后并没有仔细阅读，只是“草览其目录”。

道光十七年（1837年）二月，洪秀全已经考到二十五岁了。这年他又去广州府应试，广州府学政官员再次发挥其恶搞作风，洪秀全初考时榜上还有名，到了复试又落选。洪秀全大概再也不能接受这样的“冰火两重天”，颓



然病倒，据说“死去”七日才复苏。洪秀全在昏迷期间，一直处于梦境之中，守护他的家人看见他时而沉睡，时而跃起高呼“斩妖”，还不时用手指指点点，仿佛他身边真有许多妖魔。

洪秀全苏醒后，依然精神错乱，满嘴鬼话，乱说乱跳。他自称上了天堂，受命斩妖除魔，为“人间太平天子”。“其姊洪辛英来探望，洪秀全说：‘姊，朕是太平天子’，以手书‘太平天子’四字与姊看”。洪秀全又将其本名洪火秀改称为洪秀全，据说因为原名中“火”字犯上帝之讳（上帝名讳耶和華，当时翻译为爷火华）。据简又文先生在洪秀全家乡搜集的史料，洪秀全自述上帝对他讲“尔名为全矣，尔从前凡间名头一字犯朕本名，当除去。尔下去凡间，时或称洪秀，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洪秀全疯疯癫癫，自称皇帝，又书写据说是上帝给他的封号“天王大道君王全”的横幅挂于中堂。洪秀全拒不承认是父亲的孩子，又与兄长激辩，不时对客人唱颂他“从天上学来的高天之音”。

现存文献对洪秀全这个梦以及梦后改名等经历的记载，基本上可以断言是后来冯云山的写作班子根据圣经加工的，因为洪秀全做梦的时候对基督教毫无理解，更不可能知道上帝名耶和華，撒旦会化蛇诱惑人类等圣经故事。

一个宗教的传播，除了尹梦飞先生所言，需要一个脱离尘世的宇宙级教主，以其精深的教义和精神影响力召唤追随者，还需要一个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把教众的力量组织起来。宗教的理想是超现实的，宗教的

传播却是世俗的。耶稣基督虽然创立了辉煌的基督教教义，也以其伟大的人格力量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但基督教真正成为西方的国教，拥有可与国家匹敌的力量，关键在于圣彼得非凡的组织才干。他把基督教徒用严格的组织和严密的教规约束起来，使得力量空前强大的宗教有能力与他们的国家政权抗衡。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则是一个在宗教和军政上都极富才华的奇人。拜上帝教的传播与基督教类似：洪秀全有许多附会的神异事件，也能编写传播教义的文书，在宗教的形而上体，具备作为一个教主的资格。但洪秀全本人的组织才干相当逊色，在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里，洪秀全的军政才华也不特别出色，如果不是他的同乡奇才冯云山，洪秀全大概只能永远待在花县教书。

冯云山生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他的家庭应该比洪秀全要富裕一点，读书也更多，据说二人少时是同学，又都以塾师为职业，彼此可能意气相投。冯云山和疯疯癫癫的洪秀全并不太一样，是个有坚强意志的人，读书做事，脚踏实地，并不像洪秀全般有打油诗人的浪漫气质。洪秀全好作诗，冯云山的志趣则是诵读经史，博览百家，他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政治知识。冯云山很有政治头脑，组织才干堪称举世无双，在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中，这个乡村教师表现出来的眼光和干练，几乎可以和中国历史上那些最杰出的人物相媲美。曾经有人叹曰：“如此奇才，向非天生，何以至此”（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冯云山传》），大概冯云山读书如同诸葛武侯，“观其大略”而已，并不深究辞

章考据，在钻牛角尖的八股文时代，冯云山的考试成绩还不如洪秀全。

在冯云山和洪秀全会合之前，洪秀全还有一个最早的信徒叫李敬芳。二人一起研读《劝世良言》，还打造了两口“斩妖宝剑”，洪秀全看着宝剑，诗兴大发，又题诗其上：“手提三尺定山河，四海民家共饮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洪秀全开始向周围的人讲述自己的教义，人们觉得洪秀全可能疯病再度发作，议论纷纷，李敬芳大概也觉得不光彩，虽然持有“皇上帝”赐予的斩妖锈铁剑，还是退出了洪秀全的团体。

冯云山赶到后，局势有一点好转，二人成功地让自己的亲人都接受了洪秀全的洗礼。也许梁发也不知道正统的洗礼仪式，《劝世良言》中没有叙述洗礼的程序，冯云山创造了一套交互水洗后再进小河沟浸泡的二重洗礼仪式。冯云山是个政治宣传的高手，计议要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以扩大拜上帝教的影响。根据上帝打破偶像、独奉真神的教导，也由于洪秀全科举屡试不第对儒教经典产生的愤恨，二人决定拿私塾里“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文宣王之位”开刀。冯云山要扩大影响的基本目的达到，破坏孔子牌位圣像的行为引起极强烈的反应，童生纷纷从私塾退学，私塾几乎没了收入。县里的秀才们大概可怜这两个疯狂的读书人，组织了一个辩论团来教导二人。洪秀全至交的一个秀才发动秀才们研究《劝世良言》，希望找出谬误，拯救洪秀全，洪秀全立刻与其断交。在秀才教导团失败后，家乡的父老也出来“挽救”二人，洪秀全表示绝不回头。于



是这年春天，他和冯云山都丢掉了饭碗，被迫外出谋生。冯云山生平第一次的谋划以失败告终。

此时洪秀全锐气已挫，当皇帝的念头动摇。冯云山好相面之术，据说其相术之精，直逼曾国藩。冯云山给洪秀全相面，认为其“多异相”、“仪表不凡”、“有王者风”，当为九五之尊。冯云山因此打定主意，要辅洪秀全称帝，于是“历举古今成败事说秀全，教以起事”，洪秀全一颗拔凉拔凉的心，又重新振作起来。因此，冯云山不但在拜上帝教创立中贡献最大，甚至连设教反清的主意，也出自冯云山，而非洪秀全，如李秀成自述：“谋立创国者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洪秀全与冯云山及几个教徒先去广州南边的顺德，随即折回，深入粤北，直到阳山、连山等处。他们沿途宣讲，知音寥寥，只在清远招到几个李姓的教徒。到连山厅白虎墟后，他们进入八排山区向瑶人宣传，可惜语言不通，只吸收到一个江姓老塾师入会，就出山到蔡江，这里已经是粤、桂交界的地方了。于是二人定计奔广西贵县，投奔洪秀全的亲戚黄盛均。在广西，洪秀全阴差阳错，展示了几次神迹，拜上帝教获得了当地迷信群众的支持。

广西向来有男女和歌自由恋爱的遗俗，在贵县赐谷村有一间六乌庙，奉祀一双唱恋歌而死的男女。广西客家妇女地位甚高，当地人并不注重男女大防，谈恋爱自由奔放，所以这是民间的一桩关于追求爱情的美谈，洪秀全对男女关系的态度有点类似后人所说的“道学先生”，他将男女自行和歌择偶视为淫邪。他问

道：“这两人是夫妇吗？”本地人说：“不是的，当初两人在这里六乌山上和歌相恋而死，后人传闻得道，所以立像奉祀。”洪教主听了，生气地说：“真怪事！世人何愚蠢如此，淫奔苟合，天所必诛，反说得道，且问究竟得的是什么道啊！”他认为广西山乡男女和歌的陋习，都从这对妖妄淫邪之物而起，于是作他最拿手的打油诗加以斥责，诗如下：“与（御）笔题诗斥六乌，该诛该灭两妖魔。满山人类归禽类，到处男歌和女歌。坏道竟然传得道，龟婆无怪作家婆。一朝霹雳遭雷打，天不容时可若何！”洪秀全的诗很通俗，所以流传很快，惹得本地人极为愤怒，纷纷诅咒说要六乌神显圣杀死洪秀全。但他竟安然无恙，此时白蚁恰巧出现于六乌庙，把神庙和神像都蛀蚀坏了。这使村民相信洪秀全所传的道确为真理，且信他乃上天特派到来传真理给他们的。洪秀全打倒六乌神的行为，在那个时期，得到史学界一致的称颂。

黄盛均家中贫困，洪秀全住不下去了，“见表兄家苦，甚难过意”，于是和冯云山计议回广东，洪秀全因亲戚下狱滞留贵县，冯云山则独自前往。冯云山政治嗅觉敏锐，到了桂平县紫荆山区，发现这是发展拜上帝教的绝佳地点，于是停下来独自传播教义。冯云山刚到时，在老监生曾槐英家打短工帮割禾维持生计，“一个大热天，冯云山担禾回来，放下担子，揩了额上汗珠，一阵阵南风吹来，他一时高兴，不觉迎风高歌道：‘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曾槐英正睡在南窗下的竹榻上乘

凉，听了十分诧异，他问云山道：‘你读过书吗？因何来此做雇工？’云山回答说：‘曾读书应试，在敝乡教蒙馆为生。久慕紫荆山奇水秀，想来观光，只因人地生疏，不做雇工，便无缘前来’。两人就在门前倾谈。云山经史烂熟，言谈风生，把这个老监生惊呆了”。数黄论黑，寻章摘句，冯云山的学问实有过人之处。曾槐英很敬重冯云山，把他推荐到大冲显贵曾玉珍家去做塾师。

冯云山在紫荆山区扎下根来，由于洪秀全不在身边，极利冯云山宣传洪秀全的神迹。他以紫荆山区平顶山为基地，大量收“烧炭佬”入教。太平天国的早期领导，如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等，都是这一时期冯云山发掘出来的。

冯云山在紫荆山发展迅速，力量不断壮大，开始筹划将拜上帝教作为反清的组织。冯云山才略过人，根据客观环境，从当地人的思想觉悟入手，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做传教工作。他深知以中国山区农民的愚昧和迷信，给他们讲反清复汉、平等自由的道理并不容易，于是他把拜上帝教的整个宣传和组织形式庸俗化，搞得如同唱戏跳大神的草台戏班子一样神神道道，这套庸俗而落后的组织和宣传，在吸引迷信农民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冯云山尤其注重策略的运用，他吸取上次捣毁孔子神像的教训，为避免刺激当地读书人，给传教减少阻力，冯云山用儒家的经典生搬硬套地解释拜上帝教的精神，便于当地读书人接受拜上帝教的传播。冯云山依靠和当地望族曾玉珍的关系，周旋于当地富人和知识分子之间，争取获得他们的



中立或支持。冯云山在紫荆山两年，还约束教徒不得冲击神庙和捣毁神像，以赢得读书人好感。

由于冯云山的天才规划，一年间，拜上帝教就拥有三千多忠实教徒。冯云山诚可谓熟知人性、善用谋略的政治大师。虽然用一套神神道道的鬼把戏糊弄群众，但冯云山也深知，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清运动，必须逐步抛弃装神弄鬼的草台班子，转变成一个高效而正规的军政组织，同时也要逐渐将教徒的思想意识从斩妖除魔转变到反清夺权上来，教徒入教的宗旨，应该从信奉上帝、剪除妖魔改为武装暴动，争取生存权利。冯云山预先为拜上帝教的转型埋下伏笔，在“披着宗教外衣的里面慢慢地灌输着一些简单的概念和政治意识，使他们对现存的制度发生憎恨”。冯云山拟订的教义，往往表面是宗教训条，实际上却是政治制度，他定教规，严格管理教徒，使拜上帝教成为一个有组织有效率的高动员力的准军事团体。冯云山模仿摩西十诫，结合中国的民俗，拟订十款天条，并编成歌诀，方便教徒记忆，又诈称天条为皇上帝所授，成为拜上帝会内部的法律。

十款天条前四条崇拜皇上帝、不拜邪神、不妄呼皇上帝之名、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都是属于宗教方面例行公事的教条。而第五条孝顺父母，第六条不杀人害人，第七条不奸邪淫乱，第八条不偷窃劫抢，第九条不讲谎话，第十条不起贪心，这六条都是根据中国社会情况尤其是中国传统习俗和道德观念对摩西十诫进行的修改和增加，属于对教徒世俗道德的约束，平时作为教徒的生活规则，战时就变为军律。

冯云山还制定了礼拜制度、洗礼仪式，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政教合一的制度。中国人本无宗教情怀，汉天师张鲁在汉中实行的那个半成品政教合一的制度实验被曹操摧毁后，中国再没有政教合一的实践基础。冯云山以其天才，创立拜上帝教全盘制度，更为拜上帝教转化为国家组织留下伏笔，落笔极为辽远。可以说，真正创立拜上帝教的是冯云山，而非洪秀全，其成就当不在穆罕默德之下。✎

摘自线装书局《通天血路：太平天国往事》

战时通信

[赖晨]

战时通信的阻隔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信与交通被截断是太平军北伐失败的重要原因。太平军自1853年5月8日开始北伐，10月29日，兵锋直达天津杨柳青，眼看就要拿下北京城，但为何却失败了呢？原因之一就是北伐军所有与天京的交通与通信都被清军截断了，造成太平军人流、物流、信息流不通，苦战2年后，最终于1855年5月底彻底失败了。

陈玉成与李秀成之间的信息不通是第二次西征失败的重要原因。1860年5月，洪秀全主持军事会议决定发起第二次西征。太平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陈玉成率领，由江北进军；一路由李秀成率领，由江南进军，计划两路军队于1861年4月会师武汉。1861年3月，陈玉成攻占湖北黄冈，李秀成也于6月中旬逼近武汉，6月27日，李秀成给陈玉成写信，托英国驻武汉领事金执尔代送，结果均被其扣留，李陈会师计划失败。因陈李之间信息不通，致使第二次西征功败垂成。不久，清军从武汉沿长江顺流东下，顺利攻占九江、安庆、天京。

陈玉成的牺牲也和信息不通有关。1862年2月，庐州（合肥）被围，陈向西征的陈得才、捻军张洛行、常州太平军主将陈坤书求救，说“今已燃眉，弟无从措手”，希望陈坤书“亲率雄师援救”。不料这些信均被敌军截获，未能送到。困守孤城的陈玉成，终因信息不通，调度不灵，孤军无援，庐州陷落，他率残部投奔皖北军阀苗沛霖，最后被其诱杀。

天京的沦陷也和周边重镇的交通信息被截断有关。从1863年2月起，苏州被清军和戈登的“常胜军”包围，苏州的交通线被切断了。李秀成于9月前往苏州增援，并分别于10月28日、11月1日、11月10日三次向常州太平军主将陈坤书和无锡太平军主将黄子隆致函求援，但这些信均被敌军截获，一封也未送到。结果，苏州于12月4日失手；杭州于1864年3月13日失守；5月，常州失守，陈坤书牺牲；天京成为彻底的孤城，并于7月19日沦陷。✎